



假面舞会

王海◎著

善良的人被剥夺一切，在绝望中走上复仇之路

一部立体复原诡异上海滩的百科全书式的谍战小说

九维手法揭示人类在利益面前的丑陋

复仇人也是作案人，作案人又是破案人
寻宝人也是盗宝人，盗宝人又是护宝人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013029732

I247.56
269



假面舞会

善良的人被剥夺一切，在绝望中走上复仇之路

王海◎著



北航

C1638537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I247.56
269

1105013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假面舞会 / 王海著. — 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
2013. 4

ISBN 978-7-5155-0706-4

I. ①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8388号

假面舞会

作 者 王 海
责任编辑 梁一红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70千字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706-4
定 价 34.80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那是一张张躲在面具背后的面孔。

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手里都攥着这样一个面具。每当遭遇不敢直面的人或事而又无法回避时，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戴上手中的面具，以遮挡后面因懦弱、羞愧或恐惧而扭曲的面孔。久而久之，很多人已经习惯了面具背后的生活，在朋友、同事、上下级、夫妻、甚或敌我之间，把面具当做自己真正的面孔。于是乎，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怯弱、冷漠和诡谲。这时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面具的世界，宛如威尼斯狂欢节。

当日寇的铁蹄踏进上海、淞沪抗战时，一张张恶魔般的脸上，又戴上了多个面具，中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或俄国人的脸上，全都戴上了面具。

上海滩，俨然成了面具的世界。在战火和阴谋的伴奏下，各路人等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翩跹起舞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一 章	恶煞临门 / 1
第 二 章	游船上的雕像 / 11
第 三 章	父亲的朋友 / 20
第 四 章	爬进来的应聘者 / 28
第 五 章	诡案? 谜案? / 35
第 六 章	隐身人 / 48
第 七 章	W行动 / 61
第 八 章	三个探长 / 74
第 九 章	假面舞会 / 88
第 十 章	最烫嘴的情报 / 103
第 十 一 章	鬼宅地道 / 119
第 十 二 章	指纹鉴定书 / 130
第 十 三 章	绝密电文 / 137
第 十 四 章	铁窗里的婚事 / 147

第十五章	谁是绑匪 / 158
第十六章	半块石锁 / 171
第十七章	地狱的出口 / 177
第十八章	寒蝉效应 / 186
第十九章	底牌全部曝光 / 198
第二十章	被查扣的印刷机 / 212
第二十一章	缩骨术 / 226
第二十二章	双层障眼法 / 236
第二十三章	三斗坪 / 248
第二十四章	雷电华在拍电影 / 256
第二十五章	魔鬼的阴谋 / 267
第二十六章	芝麻开门 / 277
第二十七章	安魂曲 / 285

第一章 恶煞临门

上海。霞飞路中段。马林斯基咖啡馆三楼的一间密室。

屋里很黑，没有一丝声响和一点光亮。一只手“嚓”地划燃火柴，点亮了一盏西式烛台上的蜡烛，茕茕的微光照亮了桌面。桌子正中，摆着一个精致古雅的瓷花瓶，里面插着十几支不同种类、代表不同国度的绢花。

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就着烛火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深吸一口，抬腕看了看手表，脸上的神情显得焦灼而又凝重。

“当，当”，落地钟敲了四下。随着最后一声钟响，镀金的门把手被拧开了，一位身穿貂皮大氅的时髦女郎闪身进来。女郎鬓边插着一枚钻石钗，颈上戴着名贵珍珠项链，脸上罩着一层黑纱。她不动声色地在黑衣男子对面坐下，高深莫测地一笑后，摘下贝雷帽，头一甩，露出一头烫成长波微浪的乌黑秀发。

黑衣男子面无表情，伸手拿出一支丝绢做的“鸢尾花”，将花瓣朝向女郎，摆到桌上，然后抬头盯着女郎。

神秘女郎嫣然一笑，伸出戴着网格白手套的手从花瓶里抽出一支绢花，不过这次是一支“樱花”，横向摆在桌面上。

啊？！横向摆放的樱花？这里面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。

黑衣男子猝然一愣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那神情仿佛在问：“你肯定？”

女郎微微颌首，目光显得沉着而又淡定。

……

上海毕勋路183号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的官邸。

那是一幢美轮美奂的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大楼，外形带有18世纪欧洲城堡的典型式样。因其外墙通体呈浅白色，被当地人誉为“海上小白宫”。

下午五点刚过，法国驻上海领事署总领事雅尔诺走进二楼的书房，在那张宽大的胡桃木写字台旁坐下来。

雅尔诺五十岁左右，身材瘦高，两鬓微白，长着一张绅士般儒雅的面孔。他腰背笔挺，显得精明干练，风度翩翩中透着一股饱经风霜的刚毅和冷峻。他打开一个铁质烟盒，拿出一根古巴名牌雪茄，点燃抽了一口。很快室内就弥漫着香浓的烟草味。此刻，他紧蹙的双眉间郁结成一个忧伤的疙瘩，浓眉下那双深邃的蓝眼睛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翳。

他烦躁地挥挥手，驱散烟雾，呆滞的目光聚焦在桌面的台历牌上的日期：1937年11月12日。他盯着、盯着，那几个数字忽而变成了日军军舰上的一排排吐着火舌的炮筒，忽而变成一辆辆冲锋陷阵的坦克车，忽而变成一架架俯冲扫射的零式飞机……

雅尔诺神思迷乱，眼前幻象频生。良久，他似乎一下子从恍惚迷乱中醒过神来，拿起鹅毛蘸水笔蘸了一下红墨水，稍微迟疑了一下，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一行法文：上海沦陷日。

端详着这行触目惊心的红字，他在心中对自己说：“中国完蛋了！”

耳畔突然响起一阵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。一阵冷风倒灌进来，窗帘被风吹得上下翻飞，令他从心底泛起一阵寒意。他急忙起身关严窗户，透过玻璃窗仰望。低垂的雾幕已经遮蔽了整个天空，大块大块的乌云像铅块般厚重，正向他头顶滚压过来。他不禁额首苍天，觉得此时的天空就像他现在的心情，昏昧、低沉和绝望，看不到一罅光明和一丝希望，只有无边的黑云笼罩在头顶之上。

门上响起轻微的敲门声。门随后开了，仆人低着头戴礼帽、身穿黑色西装的叶知秋走进来。

叶知秋正是刚才在情报中心接头的那个男人。

“领事先生，事情有眉目了！”叶知秋悄声道，“那张失窃的宝物清单已经到了龟井手里，偷窃者正是龟井菊子。但第二张清单仍然下落不明。”

“哦，消息可靠？”雅尔诺的中国话带着明显的卷舌音。

“长官，绝对可靠，是‘黄雀’传递出来的一手消息。”

倏尔间，雅尔诺如被雷电击中，低头苦思良久，霍然抬头，眼中晶光灼灼：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这个老乌龟正是这次卑鄙行动的幕后总导演，而我和那个女人……却悲哀地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……”当他提到那个女人的时候，眼神突然变得锐利如刃，“告诉‘黄雀’，继续深入刺探，一定要摸清第二张宝物清单的下落！”

“是！”叶知秋用法语应了一声，转身疾步离去。

院子里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。雅尔诺听出是警务处的车子，知道来人必定是警务处处长安东尼。他随即顺着旋梯走到一楼客厅。仆人领着穿着巡捕制服，别着警监号牌，戴着圆形筒帽，胖乎乎、矮墩墩，嘴唇上留一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匆匆走

了进来。

“安东尼，你怎么跑来了？”雅尔诺意识到他一定有重要且紧急的事情。

这位叫安东尼的法国人是法租界警务处处长，同时兼任巡捕房的总监。此刻他神色慌张，脸色煞白，气喘吁吁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把一叠报纸扔到茶几上，掏出手绢，紧张地擦着额角的汗水。

雅尔诺摆了摆手。仆人端上咖啡，回身关紧客厅的玻璃弹簧门。

雅尔诺随手扔给安东尼一根“蒙特克里斯托”极品雪茄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种牌子的古巴雪茄烟尚未登陆上海，这是我的老朋友直接从夏湾拿寄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好啦，安东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作为警察总监，巡捕房的头儿，最重要、最可贵的素质是，面临大事有静气。静气，你懂吗？”

安东尼懊恼地说道：“领事大人，请您先看看这几天的报纸吧，报上的火力越来越猛。他妈的，简直是一哄而起，穷追猛打，我们巡捕房已成了众矢之的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！”

雅尔诺没吱声，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随手拿起报纸。他先是简单地浏览一眼，但目光马上就被报纸上的标题吸引住了。“嗯……警方无能，面对凶杀案束手无策，屡出昏招，案件侦破已进入死胡同！嗯，老生常谈……噢，失职渎职，尸位素餐……哼哼，形容词蛮多嘛……法捕房是一群白痴、蠢货加饭桶？臭得像一群马桶里的蛆……瞧瞧，脏话都上来了……法租界罪案频发，歹徒猖獗，正义和公道已经死亡！哦，文笔不错……什么什么？法租界已成了犯罪天堂？噢，真会耸人听闻……哦，看看，这一句最狠，滚回法兰西去！”

“哈哈！”雅尔诺咧开大嘴抬起头，一把扔掉报纸，冲着安东尼做了个鬼脸。“老兄，看样子我们真成了上海市民最痛恨的人了。用中国话说，我们得做好‘撒丫子颠儿’的准备了！哦，上帝，我的屁股都被踢肿了，你的呢？我的巡捕总监大人？”

安东尼苦笑着直摇头：“我的领事大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有心思开玩笑？”

“开个屁玩笑！”雅尔诺一拍沙发扶手，疾言厉色道，“不就是死了个人嘛，屁大的事值得这样大惊小怪、狂吼乱咒吗？真见鬼，这些中国佬统统都是吃饱了撑的，只知道瞎起哄！中国人哪天不是死一堆、死一片、死了成千上万的，谁管啦？日本人每天都在杀人，血流成河，尸骨成山，谁管啦？黄浦江里的鱼都变成了食肉动物，江水可以直接拿来当绘画颜料，谁管啦？我们警务处死个人，而且还是个臭东瀛女人，值得他们这样疯狂叫骂、拼命炒作吗？噫！”

雅尔诺愤愤地用脚把地上的报纸踩烂，背着手，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

安东尼讷讷地说：“可……问题不就在于……菊子……菊子是我们领事署的雇员，是一秘，而且还是个艳名远播的日本女人吗？”

“日本女人怎么啦？日本女人就没贱货？我看当婊子的就属东瀛女人多！”雅尔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“哼，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跟日本人闹？还不是看我们法国人讲文明，讲自由民主嘛。实在不行，老子也像日本人那样，拿机关枪‘突突’他们，叫他们看看什么是民主的战士，自由的斗士！哼，闹啊，哄啊，不要命啊，我岂怕他们闹上天去？！”

安东尼沉不住气了，急切地劝道：“雅尔诺大人，您就别说气话了，我们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想出对策来。”

雅尔诺猛地转过身来，脸一沉，说：“我们不是已经把悬赏金提高到五千法币了吗？”

“五千？”安东尼苦笑着直摇头，“可公众不答应，五千法币显然糊弄不过去了，我们得想个新的奖励办法。”

“新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你还有脸说！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你这个蠢货把事情办砸的？现在可倒好，堂堂警察总监，连件死人的事都处理不好，还要来问我？我是保姆吗？我在考虑是不是该找个人顶替你的工作……”雅尔诺那种朦胧，渗向虚空的眼神又回来了。

安东尼急忙赔笑脸说：“别，领事大人，息怒，息怒啊！您别忘了，这一切我可都是事先请示过您的。这个龟井菊子，我本来是打算‘放长线钓大鱼’的……”

“废话！”雅尔诺冷酷无情地打断他，脸上青筋暴露，“你是想说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？！局面不堪收拾都是我造成的？！想一想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吧！那个菊子又是个什么骚货，不用我提醒了吧？可你偏偏不听劝告，把正事扔在屁股后，离了女人就不能活！”

安东尼谄笑着说：“是她勾引的我，我……嘿嘿，其实只是牺牲品。”

“你放屁！”雅尔诺横眉立目，突然大吼，“你还好意思说勾引？噢，浪漫的爱情，意外的艳福，风月无边啊！全上海有的是多金、年轻、英俊的男人，她为什么要找个法国武大郎睡觉？你的猪脑子想过没有？你以为自己是马龙·白兰度吗？”

“我知道她找我干什么，嘿嘿，还不是因为我手中有权力嘛！当然，还有那个……我一开始是想抓黑手的……我……我这几十年的警察饭可不是白吃的！”

雅尔诺勃然大怒道：“你不是白吃，是白痴！哼，一开始是三分之一，现在是三分之二，等到三分之三，我们就该光屁股滚蛋啦！”

在雅尔诺的训斥之下，安东尼一下子蔫了，窘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愧色满面。

沉默。

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良久，雅尔诺的耳畔忽然飘来一串“咯咯”的笑声，那是女人的淫笑。那笑

声在他头顶萦绕、飞翔、回旋、环舞，忽升忽降、忽远忽近，像银铃般清脆悦耳。在这间大客厅里，那笑声显得既虚幻又真切，既纯情又淫荡，充满了浓情蜜意和撩逗意味。笑声中，他的眼前迭出一张张威尼斯面具——一张熠熠闪亮的天使面具，金箔制作，精美绝伦；一会儿又变成一张魔鬼面具，凶神恶煞，恐怖狰狞，眼睛如洞，龇着獠牙，唇边还淌着鲜血；一会儿又变成一张精灵面具，锡箔为面，银亮耀目，周围插着天鹅的羽毛，配以各种彩色条纹……一张又一张面具着了魔似的不停地变幻着，旋舞着，令他目不暇接，神思迷乱。面具后面，是那张美艳不可方物的脸，写满了爱意和挑衅，燃烧着勃勃的春情。没错，就是那张脸，是女人的脸，是菊子的脸，是情人的脸，是仇人的脸，是令他刻骨铭心、爱恨交织、痛断肝肠的脸……可如今，那张脸呢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

远去了？飞走了？消逝了？

……

突然，仆人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：“领事先生，龟井先生求见。”

“谁？龟井？”

雅尔诺和安东尼对视一眼。

雅尔诺半天才醒过神来，迅速调整一下情绪，嗫嚅道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……他既然来了，那就见吧！”他颇不耐烦地向仆人挥了挥手。

仆人带着龟井太郎走进大客厅。

“您好啊，龟井先生，我尊贵的老朋友，见到您真高兴！”雅尔诺满脸堆笑地上前想与龟井握手和拥抱。

龟井并没有伸手的意思，只向雅尔诺象征性的鞠了一躬。那个躬鞠得生硬、勉强。

沙发上的安东尼并未起身，在一旁冷眼旁观。“这只日本老乌龟，我操他日本老娘！”安东尼在心中问候了龟井的老娘。龟井则侧过头来，凶狠地剜了安东尼一眼，铁青着脸在对面的沙发上落了座。

龟井年约五十，身材中等，略胖，两鬓斑白，穿一身皂色带白菊花的锦缎和服，俨然一副阔佬派头。一张四方脸，乌黑的剑眉下有一双深邃的眼睛。在棱角分明的嘴唇上，留着短短的小胡子。他周身上下，一种狐狸般狡诈，狼一样残忍的气质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。

龟井的目光冷硬中透着灼热，愤怒中暗藏杀机，气咻咻地说道：“领事先生，总监先生，废话我就不想多说了，我这次就是为‘菊子凶杀案’来的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您无事不登三宝殿嘛！”雅尔诺顺手递给他一杯红酒道，“社长先生，不急不急，案子的事儿回头再说，您还是先尝尝我们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吧，这可是人间美味呀！”

龟井毫不客气，接过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把酒杯“咚”地一下墩在茶几上。“我今天不是来品尝美酒的，更不是来说赞美话的！我想请问二位大人，我女儿菊子的凶杀案，什么时候才能侦破？你们还想拖多久？”

“拖？嘿嘿，这个‘拖’字未免有些荒腔走板喽！”雅尔诺甩着半阴不阳的腔调说，“龟井先生，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，完全理解。一个失去心爱女儿的父亲，没有什么痛苦能够与之相比了。我身为人父，他也是，我们感同身受啊，都为菊子的死而感到伤心和遗憾，万分的遗憾！”

“喊！”龟井愤愤不平地沉叱一声，“别废话了！明眼人都知道，菊子的死，您是有责任的。这位总监大人，更有责任！”龟井的口气十分强硬，以挑衅的目光死盯着二人。

雅尔诺耸耸肩，反唇相讥：“噢，当然，当然，我有责任，他有责任，我们都责任。作为社长兼父亲的您，也有责任，而且有更大的责任，不是吗？”

龟井横瞪一眼，厉声质问：“什么？我有什么责任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雅尔诺淡然一笑：“稍安毋躁嘛，社长先生。菊子作为我的雇员，领事署一秘，我们没有保护好她，让她意外死于歹徒之手，我感到非常难过和愧疚。我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向您表达过我的不安和伤感了。安东尼先生作为法租界警方的最高长官，没能保护好菊子的人身安全，他当然对此负有责任。且事发近一个月了，谋杀案的侦破工作还毫无头绪，进展几乎停滞，这也让人深感不安。”

雅尔诺耸耸肩，转过身面对龟井，语带讥讽地说：“您呢，身为父亲，时逢乱世，身处战火和人祸并存的大上海，平时把女儿的安全全然不放在心上，让她另租公寓，分居别处，平时更缺少关爱，疏于管教，以至于出了意外，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？”

龟井脸上肌肉一颤，反唇相讥：“哼，领事先生，我对您推搪、塞责的本事真是佩服至极。这明明是你们的责任，却硬要赖在我这个老头子头上，真是天下头号谬论！堂堂一国领事，竟连雇员的安全都保护不了，让歹徒肆意逞凶，杀人都杀到你们眼皮子底下啦，这难道不是对你们警察权威的公然挑衅吗？这难道不是你们租界管理者最大的失职吗？你口口声声为公众安危、社会安定负责，岂不是一堆屁话？！”

“龟井先生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！”安东尼忍不住插话，“你别误会领事先生的意思。事到如今，你一味地指责我们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也于事无补。谩骂更有失体统。你女儿的事嘛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事，你大可以放心，这案子我们定会一查到底的，定会追出真凶，并将其绳之以法，给你一个公正和补偿，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！”

龟井的目光像两把锋芒毕露的利刃，转头逼视着安东尼：“总监先生，你真是巧舌如簧啊，你这些废话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！从案发到现在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歹徒至今逍遥法外，流言蜚语满天飞，可你们抓到什么了？狗屁，连个鬼影都没抓着嘛！而且，

话说白了，这案子究竟是不是歹徒所为，或者作案者另有其人，还不一定呢！”

雅尔诺鄙夷地哼了一声：“听你言下之意，作案者另有其人？难道你在怀疑我们？”

“怀疑你们？”一抹阴笑掠过龟井嘴角，“噫，你们还用得着怀疑吗？清者自清，谁有鬼谁心里有数！”

“什么鬼？谁有鬼？你把话说清楚！”雅尔诺暴叱一声，辞色冷峻地在沙发上怒击一掌。

这一掌把龟井吓了一跳，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，心想：这个色厉内荏的家伙，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。他毫不示弱，獠笑一声：“谁有鬼？谁戴着面具跳舞谁就是鬼，迟迟查不出鬼来，本身就是鬼！监守自盗，贼喊捉贼的把戏我见得多了，别跟我玩这些过时的老桥段。如果半个月后还查不出鬼来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，翻脸不认人！”

“哟嗬！”雅尔诺浑身透出使人畏怯的煞气，语气陡然强硬起来。“你吓唬谁？翻脸？你现在就翻一个脸给我看看！我倒要看看是狗脸还是驴脸！”

雅尔诺气愤不过，用手点着龟井的鼻子训斥道：“龟井，别不识抬举！这儿是我们法国人的地盘儿，还轮不到你张狂撒野！不讲情面，狗嘴里吐象牙，你们日本人哪一天讲过情面？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抢劫，大上海都变成你们的屠宰场啦！你那些‘放屁当刮风’的话吓唬中国人可以，竟然敢上门威胁我，你本事见长啊？你别忘了，谁才是法租界的老大！要不要通过外交部来个照会？不然就拿挺机关枪堵住我的大门？想玩硬的，那你就来，看看谁怕谁！”

龟井被雅尔诺连骂带损的话彻底激怒了，但他还是强忍住满腔怒火，毫不示弱地说：“堵住大门口，你以为我不敢？今天我就把话挑明喽，你们，一个执政当局，一个司法当局，给我听清楚，再不破案，下次我就带着占领军司令部的人一块儿来！还有宪兵队！”

“哟，看你这架势，要吃人吧？”雅尔诺满面鄙夷之色，讥讽道，“占领军的人？我还以为搬的是大本营元帅或是内阁首相呢！别动不动拿占领军吓唬人，老鼠放屁吓唬猫，老子不吃你这一套！”

“哼！”龟井冷哼一声，黑着脸，扭过头去。

局面僵住了。

足足有十分钟没人说话，室内空气令人窒息。

良久，安东尼干咳两声打圆场：“龟井先生，你用不着动怒，有事好商量嘛。案子嘛，总得一步步地来，急是急不来嘛！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前天，我们已将悬赏奖金额提高到五千法币了，当然，这不足够，现在再加一条，‘不论任何人，只要提供正确线索，协助巡捕房擒凶定案的，即发奖金两万法币；如果多人涉案，只要

供出其中一名罪犯，发奖金两万法币；如果有命案共犯供出犯案同伙，本人可免除罪行，并获得奖金两万法币’。您看这样如何？”

龟井一看有台阶下，便不再耍横了，但语气依然斩钉截铁：“不，还不够，我在你们悬赏金的基础上，再加一万法币！”

安东尼脸上顿时绽开了花：“嗯，好好，很好嘛，现在悬赏金提高到三万了，这在报上一登，上海滩不开锅才怪！过不了几天，案情一定会有突破性进展的！”

“告辞！”龟井虎着脸，凶狠地剐了二人一眼，气咻咻地径直向大门口走去。

“恕不远送！”雅尔诺没好气地说。

安东尼望着龟井离去的背影，愣愣地站在原地。

雅尔诺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。

安东尼耸耸肩，做了个鬼脸，倒了两杯红酒，递给上司一杯，劝慰道：“好啦，我的领事大人，定定神，消消气，跟这种小人犯不着动那么大的肝火。一只日本老乌龟，料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。不过，话要说回来，谨慎小心还是必要的，特别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东洋人风头正健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忍啊！”

“忍？难道我们还没忍够？”雅尔诺余怒未消，用脏话骂了一句，“怕他个屁！对付烈马就要用鞭子，对付恶狗就要用棍子，这就是我们法兰西的骑士精神。对付这种日本鬼子，不杀杀他的锐气，灭灭他的威风，下一次他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屙屎、撒尿！”

安东尼神色迟疑，担忧地说：“刚才您也太冲了点儿，要知道，在上海滩，龟井也是个翻手云雨、频频搅局的人物啊。他今天的确有些来头，他为什么不到领事署去谈，而跑到您的官邸来闹？显然他是别有用心的。刚才他的那番话，好像是在下最后通牒。”

“什么好像，根本就是！所以我们动作要快。明天的面试安排了吗？”

“明天上午九点。”

“招个高手很难，招个蠢货还不容易吗？明天就定了吧！”

“最后还要报给您审核吗？”

“不必了！另外，安插卧底的事进展得如何了？龟井的背景一定要尽快摸清！”

“放心，黄雀已经筑好巢，鼯鼠也已经进洞。”安东尼想到安插在日本驻沪重要机构的密探已经到位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这只日本老龟可不简单啊，他绝不是只做东洋百货的规矩商人。龟井商社只是幌子，是个假面具，其实它是日军特务机构中的一个秘密组织。我们两名卧底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，回头详细向您汇报。虹口那个井上公馆，就有军方背景，负有特殊使命！”

雅尔诺脑中灵光一闪，惊喊道：“那个井上日昭？”

雅尔诺知道，在上海虹口有一个日本特务机关井上公馆，其首领名叫井上日昭，是早期黑龙会头目“头山满”的大弟子。他原是日本陆军中的一名中佐，脱离军队后加入了专为侵华战争而成立的间谍机构“黑龙会”，伪装成浪人。他先在中国东北干了几年，后来到了上海，纠集其他日本浪人，成立井上公馆。这是一个秘密机构，接受日本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直接领导，在上海租界内外从事暗杀、绑架、爆炸和恐吓等各种破坏活动，还收买上海白俄中的败类，利用他们在租界内刺探有关两个租界、各国驻军、万国商团和政商各界头面人物的各种情报。

“对喽！”安东尼诡秘一笑，眼光刹那间变得十分锐利。“龟井在军方的军衔是大佐，井上只是中佐。过去井上掌管的间谍机构“黑龙会”成员现在已全部并入龟井手下，共有二百多人。最近他们又从东京抽调了一百多人充实队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其队伍已经扩展到了三四百人。这么多人纠集在一起，显然不是为了做生意。那是干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干一桩秘密勾当。至于是什么勾当？很可能是一个有计划，有组织，有目的的行动。至于是什么行动，暂时我还没有摸清楚。”

雅尔诺以手拍额，犹如大梦初醒：“这就对上号啦，龟井为什么对菊子的死这么关心，三番五次上门催逼，今天恨不得拿枪指着我们的头，难道他仅仅是丧女之痛，思女心切？看来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！”

安东尼随声附和道：“对，其背后一定有阴谋！一个大阴谋！如果这阴谋是冲着我们来的，那就太险啦！我们手中的那批‘货’，现在就像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随地都有爆炸的可能，而且强盗已经在砸门啦！”

“定时炸弹？”雅尔诺嘴一咧，苦笑着自嘲道，“我看应该叫‘不定时炸弹’，那才叫‘炙手可热’呢！”

两人同时发出一阵干涩的苦笑。

雅尔诺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公文递给安东尼，说：“我倒差点儿忘了，这儿还有一颗‘炸弹’呢！”

安东尼接过来展开一看，只见公文纸上写着：

日本上海占领军司令部与英美租界、法租界的临时约法

一、自1937年12月1日起，英美两国的公共租界、法租界废止与原国民党政府签署之一切条约、章程及专约，但仍保留独立完善的行政、司法体系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工董局对各租界实行内部自治管理，并由租借国派遣总督或领事，领导市政管理机构，担任市政、税务、警务、工务、交通、宗教、卫生、公用事业、教育、宣传等职能。

二、上述三国应严守疆界，各安本分，维持好本界治安，不得越界行使行政管辖权、领事裁判权、司法拘捕权等权利。

三、不得煽动或暗中资助本国侨民、居留民或中国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宣传和武装暴力活动。凡两租界拘捕之抗日人士、赤色分子、暴力分子、捣乱分子、武装分子，须在三日内引渡或递解至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严办，不得以各种理由拖延、推诿和搪塞，逾期责任自负。

四、有需要交涉之公务及一般商贸事宜，须由各国驻沪使团或工部局、工董局派专员前来与我方联系交涉，不得擅自行动，更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。

大日本皇军第309师团上海占领军司令部

安东尼满脸鄙夷之色：“什么狗屁临时约法，根本就是最后通牒！”

“唉！”雅尔诺长叹一声，冰冷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寒霜。他望向虚空，眼神发直，缄默良久，口中哼唱起了一首法国民歌，不过歌词被改过了：

他唱道：

绳圈套在脖颈上，脖颈上，啦啦啦啦啦，
陷阱开在脚底下，脚底下，啦啦啦啦啦，
炸弹攥在手心里，手心里，啦啦啦啦啦，
致命的时刻已来到，已——来——到。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两个法国佬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，最后竟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但那笑声里，除了调侃、自嘲之外，更多的是无奈、恐惧、酸楚和悲凉。

❧ 第二章 ❧ 游船上的雕像

晚6时许，黄浦江上有一条法租界的游览船正由西向东行驶。

这艘名叫“阿波罗”号的游船有着流线型的优雅造型，船体通身洁白，分为上下两层。船上设施齐全，有观景平台、咖啡厅、棋牌室、高档舞厅和带落地窗的豪华包间。游船前甲板上方有一面法国三色旗在风中猎猎飘扬，旗下的船艏上有一尊黑色的“雕像”。

“阿波罗”号上游客很多，谁也没注意到那尊“雕像”。“雕像”的姿势有些古怪、荒谬，身子佝偻着，头部缩在高高竖起的风衣领子里，手腕反叩，支在下颌，俯身船头，一动不动，恍若法国雕塑家罗丹的那尊驰名世界的雕塑作品“思想者”。

天上正下着冻雨，灰蒙蒙的雨帘遮蔽了江面。前甲板上的柱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，前面不远处就是那个被早期殖民者命名的“外滩”了。那道著名的江湾弧线，顺着江流，飘然向东，一路壮阔展开，不禁又使人想起古希腊维纳斯女神像腰部的那条最醉人、最高贵、最性感的曲线。

此刻，那弯弧线却收起幽然婉约的诗意，大度平和地恭迎这个远方的游子。黄浦江上的不速之客，悄然归来。

船下浊浪翻滚，涛声如咽。一个又一个浪头席卷上来，船身猛烈地颠簸着。船头上那尊“雕像”却依然纹丝不动，仿佛与船身融为一体。

晚上6点多钟，江北有些楼群已亮起了璀璨的灯光，在浓稠浑黄的江面洒下五颜六色的光斑。

今天，1937年11月12日，是一个奇耻大辱的日子，是一个会被历史铭记的日子，也是一个被中华民族怒骂、诅咒的日子。日军进攻上海的枪炮声、飞机呼啸声、炸弹爆炸声、流民和难民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已经停止，大上海突然笼罩在一阵不祥的寂静之中。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起，“淞沪会战”打响了。经过3个月的拉锯战后，最后一批国民革命军于今天撤出了上海。

从今天起，中国的历史便被日本侵略者的战刀掀开了最屈辱、最惨烈的一